

秦怡

唐明生 著

传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秦怡·传

唐明生·著

冰心说，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羡她此时的明艳，可当初的芽，却经历了牺牲的血雨和奋斗的泪泉。秦怡就是这样一朵花。



人民
日报
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(CIP)数据

秦怡传 / 唐明生著. — 4版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2.5

ISBN 978-7-5115-1147-8

I. ①秦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秦怡—传记

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2543号

书 名: 秦怡传

作 者: 唐明生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宋 娜 韩 莹

装帧设计: 允 和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65369533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340千字

印 张: 26.75

印 数: 1-8000
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1147-8

定 价: 58.00元

如果生命还能反复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活着，
既然生命不可能反复，那么我还是面对现实吧。做任何事情
都不可能不劳而获，一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是大的，那么事情
就没有大小之分；只要自己的心是重的，那么事情就没有轻
重之分；只要自己的心是诚的，那么即使事情成败有别，也
多少有些安慰了。一生都在追求中，活得越老，追求越多。
由于时日无多，也就更加急急匆匆。

秦怡

2012.初夏



目录

第一幕 人生之初 / 3

- 01 城隍后代 / 4
- 02 童年的反叛 / 13
- 03 不当亡国奴 / 22
- 04 冲出沦陷区 / 32

第二幕 舞台抗战 / 43

- 05 陪都求生 / 44
- 06 首次登台 / 52
- 07 被迫的婚姻 / 60
- 08 死里逃生 / 68
- 09 中华剧艺社 / 76
- 10 一炮走红 / 83
- 11 四大名旦 / 91
- 12 野玫瑰风波 / 100
- 13 为了做人的尊严 / 108

第三幕 走向成熟 / 117

- 14 西康之行 / 118
- 15 重返舞台 / 126
- 16 难忘李香君 / 134
- 17 结婚进行曲 / 142

第四幕 水银灯下 / 149

- 18 抗战胜利了 / 150
- 19 爱上了拍电影 / 161
- 20 意想不到的爱 / 173
- 21 银坛双翼 / 182

第五幕 丰收年代 / 193

- 22 最喜欢打腰鼓 / 194
- 23 学演工农兵 / 205
- 24 远去的爱 / 216
- 25 林洁与芳林嫂 / 228
- 26 “大跃进”的年代 / 239
- 27 美丽的林红 / 252
- 28 浪涛滚滚 / 264
- 29 暴风雨前夜 / 276
- 30 黑沉沉的噩梦 / 288

第六幕 夕阳如火 / 299

- 31 跑龙套真好 / 300
- 32 流泪的眼睛 / 314
- 33 伟大的母亲 / 325
- 34 友谊天长地久 / 339
- 35 电影啊电影 / 351
- 36 心中有大爱 / 361
- 37 事业，永恒的歌 / 374

秦怡年表 / 384

后记 / 394





人生如戏。那幕启幕落的一幕幕戏文，犹如人生的一个个片断。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，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同的人生。

九十年前，在迎接财神爷的爆竹声中，一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小生命发出了她的第一声啼哭，拉开了她人生的序幕。她就是秦德和（后用名秦怡）。

秦怡出生在上海南市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。与世隔绝的高墙大院内阴森森的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的封建家规，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这样的生活环境，在秦怡幼小心灵中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。

幸运的是爸爸、妈妈和祖母给了秦怡太多的爱。祖母是沪剧迷，常带秦怡出去看戏，爸爸为了调节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压力，常带秦怡去听音乐会看电影，她借机可以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和观察高墙外面的精彩世界。到了该上学的年龄

了，妈妈支持秦怡上洋学堂，她因此可以不受封建私塾的摧残。渐渐地，秦怡的反封建意识开始觉醒，一方面她用一个孩子特有的方式，对主持封建大家庭日常生活的大伯的专横，对不合理的封建家规，进行有限的反抗与示威；另一方面，她更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想离开家出去飞翔。

和爸爸妈妈相比，大姐秦德贞对秦怡的关心影响更大，尤其是进入中学后，大姐要秦怡多参加社会活动，多见世面丰富知识。听大姐的话，秦怡参加了少年宣讲团的活动，听爱国人士宣讲抗日道理，看芭蕾舞和话剧。大姐还把自己看过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推荐给秦怡。一本接一本地读这些名著，尽管一知半解，但朦朦胧胧中秦怡还是意会到了什么。于是，原本单调的生活慢慢变得丰富起来。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，秦怡的心灵窗户被打开了，一种模糊模糊的理想与追求悄然滋生，并日益膨胀。

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。秦怡参加了学校的红十字会，一面为前线将士做背包、棉鞋、棉手套，一面学习战地急救和抬担架，以便一旦有事，能奔赴前线当战地护士。为营救因宣传抗战被捕的救国会“七君子”，秦怡和全校师生员工到国民党市政府请愿静坐；为声援“一二九”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，秦怡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，呼吁停止内战，枪口一致对外……这一系列的行动，使秦怡的思想不断升腾，理想与追求也变得日益清晰起来。

不久，日本帝国主义撕下了伪装的面具，发动“七七”事变，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。“八一三”一声炮响，上海随即沦陷。封建大家庭彻底解体了，秦怡一家从南市中国地界逃到了市区的公共租界。身处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秦怡彻底醒悟了：不当亡国奴，上前线去，做一名战地护士！

就这样，16岁的秦怡，高中还没毕业，在夏日的一个清晨，提着一个拉链包，只身离家。



01

城隍后代

1922年农历正月初四。

当夕阳下的余辉刚一消失，夜色便迅速笼罩而来。白天走亲访友、互相拜年的人们已早早回到家中，等待一年一度传统新春佳节高潮戏的到来——接财神。因为事关来年的柴米油盐，所以无论工商农家，家家户户都虔诚企盼“财神爷”的格外青睐。

朔风呼号，气温骤降，“乒乒”和“噼啪”声不时断断续续地响起，这是心急的人们提前点燃了迎接财神的爆竹与鞭炮。

此刻，在上海南市的一个深宅大院里，已是锣鼓齐响，热闹无比。身穿绿色蟒袍、带着财神爷面具的民间艺人向主人大献殷勤，他一手提着蟒袍下摆，一手把怀中的“金银财宝”撒向供案，也撒向围在四周观看的每一个人。

主人十分高兴，提前一个时辰点燃烟花与鞭炮。突然，宅院西厢房传出一阵婴儿“哇哇”的啼哭声，女管家一路奔来向主人大声报喜：二房又添一位千金！

大院的主人姓秦，早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，在小南门一带颇有声势。俗话说，富不过三代，秦家也没有逃脱周期性命运的变化，一代代香火传至二十世纪初叶，鼎盛的门第日渐衰落。如今，上一辈驾鹤西去，留下三子（房）合住在这深宅大院中。依照祖训，长子（房）成为大家庭的新主人。虽说已家道中落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曾经有过的显赫与阔气，并未消失殆尽。比如这迎财神的场面，便显示出大户人家的气魄；更何况人丁依旧兴旺，三房合在一起，老老少少有二十几口人，非一般人家所能相比。

秦家二房名叫秦栗臣，书生本性，为人忠厚，年纪轻轻得了肺病，几次吐血，体质十分虚弱。当时“异烟肼”尚未问世，得肺病是九死一生，为消灾冲喜，娶瞿家四小姐瞿素月为妻。

瞿家在南市是个殷实富户，瞿四小姐也是当地有名的美人。瞿老爷思想开通，偏偏在女儿婚姻问题上不太明智，凭媒妁之言，把四小姐许给了有病的秦家二少爷。瞿素月听说未来的丈夫有不治之症，不由埋怨父亲糊涂，并自叹命薄。瞿老爷后来对这门亲事也不甚满意，感到委屈了女儿，可又不敢违反封建礼教，退婚不嫁。生米既已煮成熟饭，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或许是心怀不满，或许是本性使然，出嫁那天，拜过天地进入洞房，瞿素月自己揭下了大红头盖。站在一旁的伴娘急得大叫：“小姐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大红头盖是要新郎来揭的。”她边说边拿起大红头盖，欲替新娘重新盖上，瞿素月抬手制止了。

应酬亲友结束，新郎喜滋滋来到新房，看见刚拜堂的妻子揭下了大红头盖，暗自吃惊。接着，更使他大惊失色的是，瞿素月已铺好被子，脱去新衣，准备睡觉了。



秦怡母亲瞿素月



QIN YI

秦怡·传

“等一会睡吧，母亲的房门还没关呢！”秦栗臣忍不住轻声提醒。

按照秦家的家规，婆婆的房门未关之前，媳妇不能先关房门，意思非常明确：做晚辈的媳妇不能比做长辈的婆婆早休息。何况，今天是新婚之夜，一切应讲究的礼数更不能破例；而且婆婆住的房间就在新房斜对面，新房稍有动静，婆婆听得一清二楚。

瞿素月没有听从丈夫的规劝，关上新房的门就上床睡了。她美貌能干，性格爽直，是个有个性的人。结婚头一天，先是梳妆，尔后是叩头、坐轿、拜堂，身穿大红嫁衣，头戴凤冠，再盖上红绸，像木偶一样被人拉来扯去，她累了，顾不了那么多的规矩。

第二天，新娘子提前关门成了秦家大院的头号新闻，人们议论纷纷。

长兄首先教训二弟，要他拿出做丈夫的威严，让瞿素月懂得做媳妇的规矩。但挨训之后，秦栗臣在妻子面前一声未响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以自己的有病之身能娶到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，秦栗臣心满意足了，怎么还会去伤害她呢？对于所谓的种种家规，他从来是不以为然的。

瞿素月感到很欣慰，秦栗臣虽然有病，却是个好丈夫。他思想新派，温柔体贴，非常爱她。白天秦栗臣在一家洋行当会计，晚上回到家默默地干家务，让劳累了一天的妻子早点休息，然后他才阅读书报。因此，瞿素月非常爱自己的丈夫，在大房的伙食之外，想方设法做点好吃的，给丈夫补养身体。

光阴似箭。不知不觉，两人已结婚十年，生下一子四女，彼此仍恩爱如初。当家的长兄不满了，二房不断添丁，增加了大房的开销，他竭力主张将女孩子送掉。多一个女孩，大房就多一张嘴吃喝，所以老四生下来是女孩，立刻被送进了育婴堂。后来老五虽然还是女孩，因为已经送掉一个，秦栗臣舍不得再送，才被留了下来。

临到怀上第六胎，秦栗臣和瞿素月暗暗祈祷，盼望老天爷送一个儿子来，不料苍天不开眼，老六照旧是个女孩。

按理，在接财神前夕降临人世，这女孩算得上是个“吉祥囡”，说不定靠这个小财神，秦家从此能发财兴旺，重整当年的雄风；况且这小生命的嗓门特别大，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像个小男孩，听上去仿佛是来自天堂的福音。

于是，望着产后虚弱，脸色灰黄，双眼紧闭的妻子，秦粟臣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沉重的经济负担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秦粟臣自从父亲死后，恪守“长子为父”的封建信条，大哥操纵了秦家的经济大权，主宰着三房人丁的命运。他自幼熟读四书、五经，通晓孔孟之道，是清末的秀才。成年后，他行中医，开私塾，很有钱。然而，他的为人实在难以恭维，只知一味聚敛钱财，全然不讲亲情与信义。大哥先后娶过九个老婆，全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只是每一个老婆不是容貌丑陋就是患有隐疾，娶过来大多被丢在一边，有的甚至不与他们同房。那些大户人家，为了体面嫁出有残缺的女儿，均有双倍嫁妆。不幸的是，常年精神与生理上的压抑，这些女子嫁到秦家不久，一个个抑郁而死，最后剩下一个陪嫁丫头，被收为偏房，一直伴他离开人世。

对两位胞弟，当家的大哥丝毫不讲手足之情。他明明继承了祖上的遗产，反说父亲死后欠了一屁股债，逼着两个弟弟出钱还债。老三不务正业，靠做投机买卖为生，暴发时花天酒地，落魄时一分不名，他感觉有辱门风，竟将老三赶出了家门。

秦粟臣为人老实，为息事宁人，对长兄的巧言令色全都忍了。他不会做生意，又没有分得遗产，靠在洋行做中式会计谋生，工资不高，每月几十元收入，抽出十来元给大哥还债，余下的养家糊口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随着孩子一个个增多，手中越发感到拮据。

“大口小口，一月三斗”。想到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，生活将更加难以维持，特别是想到妻子因多产和照顾自己，身体大不如前，秦粟臣终于狠狠心决定将老六送掉。

“孩子我送走了。”女管家颤巍巍地抱起出世不久的婴儿，对闭着双眼的瞿素月轻声说。她想让瞿素月看女儿一眼，又觉得不妥，这会徒然增加瞿素月的悲伤，于是抱着孩子赶紧走出房外。

瞿素月并没有睡着，她听见了女管家的召唤，她不愿意讲话，也不想睁开眼睛看一看亲生骨肉。因为，此时只要她一开口说话或睁开眼睛，她就不会让女管家把女儿抱走。为了全家人的生活，她强忍悲痛，佯作不知，但她



QIN YI

秦怡·传

的心在流血。

女管家抱着孩子走到外房，秦粟臣把一纸遗弃文书塞进孩子的蜡烛包，上面写有女儿的生辰八字，请仁人君子把她当做亲生，予以收养。做完这一切，秦粟臣心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悲哀。

秦粟臣、瞿素月没有想到，送走的老六不一会儿又被抱回来了。抱回老六的不是别人，是大女儿秦德贞。

大女儿十岁，已经懂事了。三年前四妹被送掉，她还小，哭着闹着不让送，但没有用。今天六妹一出世，她多了一个心眼，处处留意。看见女管家抱着六妹走出大院，知道六妹要被送掉了，便悄悄跟在女管家身后，一直跟到不远处的育婴堂。女管家把六妹放进专收弃婴的抽屉，转身往回走。她上前从抽屉中抱回六妹，一路小跑回家，把六妹交给了母亲。

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，瞿素月百感交集。她出身名门，享受过多少荣华富贵，如今竟潦倒到养不起自己的孩子。她越想越辛酸，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妈妈，六妹和五妹长得一模一样，真好看。”大女儿盯着母亲怀中的小妹妹看，笑着对母亲说，全然没有觉察到母亲的痛苦。

听着大女儿的说笑，瞿素月低头细细地看着怀中的小生命，她淡淡的头发，小腮胖嘟嘟的，紧闭的眼睛又细又长，小嘴巴含着妈妈的奶头，沉浸在幸福之中。大女儿果然眼尖，老五和老六的确很像——都像自己。

“不送了，再也不送了……”瞿素月下意识地抱紧怀中的孩子，喃喃自语地说道。

秦粟臣进来了，他用手指拭去妻子脸上的眼泪，觉得很对不住妻子。作为丈夫，他非但不能让妻子过上幸福美满、衣食无忧的生活，相反还要让妻子为他受苦受累，连亲生骨肉都无法保护，他太无能了。与此同时，潜意识中，秦粟臣忽然感到，这个在接财神之夜降临人世，送走了又被抱回来的老六，说不定真是一个“财神”，日后会给秦家光宗耀祖。秦粟臣暗暗发誓，再苦也要养活这孩子。他按照“德”字的辈分，给孩子取了个正式的名字——秦德和，取和和美美、和气生财之意，这个女婴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的

秦怡。

后来，秦粟臣又接连生了四个孩子，全是女孩，同样因为生活所逼，老七、老八、老九一出世就送掉了，老十是最后一个，被留了下来，取名秦德华，那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秦文。

不出秦粟臣所料，秦怡的确是全家的“财神”。多少年后，她功成名就，从重庆回到上海，包括母亲、哥哥、姐姐、妹妹和侄子在内的全家十一口人，全靠她赚钱赡养，而且一养就是好多年。

主宰封建大家庭的大伯口口声声要振兴门第，重现秦家昔日的雄风，可他的所作所为未能为祖宗脸上增添丝毫光辉，倒是他竭力主张送掉的二房的那个老六，日后获得的荣耀给秦氏先祖秦裕伯带来无限光彩。

城隍爷，城隍庙供奉的神灵。在古老的华夏大地，供奉城隍老爷的庙宇举目皆是，然而随着光阴的流逝，时代的变迁，绝大多数城隍庙都先后颓败湮没了，唯独上海的城隍庙数百年香火不断，与岁月共增辉。究其奥秘，据说各地城隍庙供奉的“神灵”，多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水土之神，他们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世界，在现实生活的大地上从没有他们的踪影。上海城隍庙供奉的神灵就不同了，他曾是一位在红尘中生活了几十年的有血有肉的人。

上海城隍庙前身叫金山神庙，三国时吴王孙皓所建，明朝永历年间改建为城隍庙，由原先供奉的虚幻神灵，变为由在红尘中生活的人逝世后被敕封的神灵，名叫秦裕伯，距今约580余年。

相传秦裕伯为元末明初的上海名绅，因捐资兴建海塘，疏通河道，治理水利，造福于民，深受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。

元朝末年，农民起义军雄踞苏州，屡招秦裕伯入伍为官，秦裕伯坚辞不就。后来朱元璋夺取天下，当上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，闻秦裕伯之名，命中书省邀秦入仕，遭委婉拒绝。秦裕伯上书谢辞：“裕伯受元爵禄二十余年，肯是不忠也；母丧不终，忘哀而出是不孝也。不忠不孝之人，何益于国？”他甘愿老死林下，誓志不肯出山。

做善事，造福于民；讲忠孝，不羨权势。因此，秦裕伯仙逝后，百姓怀念不已。

朱元璋闻讯，感慨万端：“（秦裕伯）生不为我臣，死当卫吾土。”遂敕封



QIN YI

秦怡·传

为上海的“城隍”。

永乐初年，上海知县张守约将金山庙改为城隍庙，以期这位御赐人间之神，能保佑上海地区年年风调雨顺，岁岁五谷丰登，成为一个国泰民安的太平世界。

据近代地方志专家、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考证，秦裕伯的后代子孙繁衍生息，散居上海苏南一带，故凡祖居上海一带的秦姓人家，均属于一个列祖列宗——秦裕伯。正因为如此，虽历经改朝换代，上海城隍庙的香火始终绵延不绝，除秦姓后代每逢年节要来祭奠先人，异姓之人也常来焚香点烛，磕头跪拜，祈求保佑平安。

1961年秋，秦怡拍完《摩雅傣》后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，曾经创办中华职业学校的黄炎培先生设宴招待秦怡。秦怡在中华职业学校读过书，算是他昔日的学生。老师宴请学生，秦怡不甚惶恐。那天黄炎培先生一见秦怡，笑咪咪地对陪同的人说：“城隍的后代来了。”没等秦怡回过神来，黄炎培先生又用上海话对她说：“你晓得哦，你是上海城隍爷秦裕伯的后代。”

毋庸置疑，这宴请的本身和黄炎培先生两次关于“城隍爷后代”的说法，足以证明秦怡为人与做事所取得的成功。

又是三十年过去了。

1991年，由秦怡任董事长的上海影视公司筹拍一部以浦东开发为背景，介绍上海的昨天、今天与明天的电视片。参加拍摄的同仁建议：以秦怡寻“根”为线索贯穿这部电视片，会拍得更有趣味。秦怡同意了。不久，一部名为《城隍的后代》电视片正式开拍。秦怡重踏老城厢，寻找故居。世事沧桑，老城巨变，忘不了的是儿时的点点滴滴。

这一切都是后话。假如当年不是大姐把秦怡从育婴堂放弃婴的抽屉里抱回来，结局将会是另一种样子。

幼年时代的秦怡文静极了，让她睡就睡，一睡几小时，不吵不闹。长大后她的头型是扁的，多半是小时候睡得太多的缘故。若让她站在立桶里，一站也是几小时，大眼睛骨碌碌地看着妈妈做家务事，不给吃不给喝，照样不吵不闹。“这傻孩子真好带。”妈妈对人说，口气中不乏自豪与溺爱。可恰恰在这一点上，妈妈有点看走了眼。文静柔和是女儿的外表，其内心深处却是

野性和泼辣，只是处于襁褓之中，来不及充分显现。仅仅几年工夫，女儿不肯循规蹈矩而惹是生非的举动，就令她这个做母亲的操透了心。

打从有记忆起，秦怡就不喜欢自己的家。

二十年代的秦家大院，在南市老城厢是数得着的高楼大厦。七上七下的石库门式楼房，天井连着天井，前厅连着后堂，好不阔气。只可惜房子虽多，能直接看到外面世界的窗户并不多。二房住的几间楼房，只有后楼梯两个窗口可以看见外面的大街。秦怡很珍惜这两个窗口，常趴在那儿张望过往的人群，她很想挤到人群中去看看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、卖糖人的小贩和耍猴儿的艺人，无奈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很严：女孩子不能轻易外出，活动的天地只能是从这个天井到那个天井，一起玩的只能是秦家的孩子，能玩的只能是踢毽子、跳绳子和捉迷藏，除此再没什么其他花样。在秦怡的眼里，大院高高的围墙，黑黑的石库门，阴沉沉的，把她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。

当然，生活也有不枯燥乏味的时候，那是过年和陪祖母外出看戏。

小时候，秦怡特别喜欢过年。三房合一的封建大家庭一到过年，古旧的石库门房子有了不少生气，翻出了许多平时少有的新花样。

先是忙着办年货，做年糕。一家子大人小孩围坐在一起，抢着佣人攒出来的年糕团，在印版上一按，变成花纹漂亮的年糕。大家边做边吃，气氛欢乐。

接着是祭奠祖宗。大厅内摆着一桌又一桌的祭品，有鱼有肉，热气腾腾，还有糕点、桂圆、红枣和水果。在大人们的吆喝下，孩子们一桌一桌轮着磕头，祭完祖宗，抢吃糕点和水果，其间的快乐是平时所没有的。

临到夜晚，是另一番景象。大厅中蜡烛点得火红，香炉中烟雾缭绕。晚饭后在天井中燃放烟花。就连最遭人恨的大伯，也早早把各个大厅挂了一年的字画收藏起来，换上新的，看见人也显得格外和蔼。

陪祖母看戏更是件高兴的事。

祖母爱看沪剧，是个沪剧迷。戏文中讲些什么，秦怡不懂，图的是热闹。在去戏院和回家的路上，祖母拉着秦怡的小手，讲戏文里的故事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没读书以前，秦怡对于世事懵懵懂懂的认识，大多从祖母讲的戏文中得来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陪祖母看戏可以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呼吸新鲜空气。